

搜史偶得

## 从厦门运往台南的红砖

李启宇

到台南旅游的人往往流连于安平古堡、赤崁城。安平古堡原称奥伦治城、热兰遮城，系荷兰人1624年所建；赤崁城原称普罗民遮城，系荷兰人1652年所建。两座城堡都是典型的红砖建筑，即便是经历了四百余年时光刻蚀的部分遗址，也是清一色的红砖垒成。

四百多年前的台南被称为大员，被视为“不通人世，土番难结”的蛮荒之地，荷人的红砖从何而来？

有人认为：荷兰属于“红砖文化”国度，修建城堡的红砖当系从荷兰运载而来。但荷兰与台南远隔重洋，相距万余公里，欲将红砖从荷兰运到台南谈何容易！从经济的角度分析，也不可能这样做。

实际上，当年荷兰人建造城堡的红砖产自闽南沿海各县，从厦门湾运往台南。

中国烧制建筑用砖始于周朝，但所产皆为青砖。红砖则由古巴比伦人发明，以红砖为墙体、屋顶的主要建筑材料的古典主义建筑曾风靡古罗马、古波斯和古印度。王审知治

闽时期，闽南对外贸易十分活跃，宋代泉州港更是成为万商云集的东方贸易大港。学术界普遍认为，红砖文化是随着海上贸易的兴盛进入闽南的。与传统的烧制青砖比较，烧制红砖的窑温低了100摄氏度，这对于大量使用灌木、秸秆和蕨草等植物作为燃料的闽南无疑是极为有利的——几乎所有的关于红砖研究的文章都忽视了这一因素，加上闽南人对于象征喜庆吉利的红色情有独钟，红砖文化很快在闽南推广开来。荷兰人在大员站稳脚跟的明天启、崇祯年间，闽南的烧制红砖的技术已经十分成熟，荷兰人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。

据荷兰驻大员商馆编写的《热兰遮城日志》，荷兰人到闽南购买红砖的记载最早见诸1629年（明崇祯二年）12月20日，荷兰人将船驶到厦门湾，派商务员去见闽南籍海盗李魁奇，“请他派一个人来船上观货，并请他准备一些红砖送来我们船上”。此后，《日志》多次记载了闽南沿海商船运送砖、瓦到大员的情况。

随着迁居大员的闽南汉人逐渐

增多，烧制红砖的技术也传入大员。汉人在赤崁附近开始烧制砖头。1637年（明崇祯十年）1月30日，荷兰人发布征收烧砖什一税的公告，说明此时大员地区的烧砖行业已经具备一定的规模。大概是因为产量不足，闽南沿海的商船仍不时把闽南烧制的红砖运到大员，而且增加了地砖、彩绘地砖、彩绘瓷砖、红瓦等品种。

同一时期，与红砖一起运往大员的还有石头、石柱、瓦片、木柱、木条、木板、石灰等建筑材料。继1637年1月开始在大员烧制砖头，1637年5月，汉人开始在艋港烧石灰；1655年5月，荷兰人开始制定利用台湾木材的计划。此后，红砖、石灰、木材等建筑材料才逐渐实现自给。石材的开采则是荷兰人被郑成功驱逐出台湾之后的事了。

红砖文化从国外传入闽南，在我国形成了独特的闽南红砖文化带；而闽南又为欧洲红砖文化国度荷兰在大员建筑城堡提供红砖；文化传播具有的互利性质由此可见一斑。

生活小品

## 果实会说明一切

刘希

整理花盆，发现长出一株小苗，我觉得它长得绿油油的，又不碍着花苗生长，便没有像往常一样拔掉它。

女儿说：“妈妈，你们猜猜，这是什么花？”

我打量了一下，觉得椭圆的叶片跟玫瑰花有些相似，便说这是株玫瑰，而老公看了看，说这可能是株月季。我自认为的玫瑰花长势不错，不过，它越长越不像样了，往外伸出的枝条软软的，而且连小刺也没有；但也绝对不像月季花，叶片上毛茸茸的。我常在想，这是棵什么花呢？

几日后，母亲来我家，看了看，笑着说：“你们都错了，这是黄豆苗！”母亲在农村生活了几十年，她的判断准没错，我们都相信它是一株正儿八经的黄豆苗。在我们的精心照料下，黄豆长势不错，我也越看它越觉得像黄豆苗了。老公也在一旁附和：“小时候，我们家种过黄豆，还真像！”

过了一些日子，黄豆开始结出小小的豆荚。女儿很是兴奋，经常搬个小凳子观看，并像模像样地写了一篇观察日记《我家的黄豆》。我也很喜欢这株花盆里的“天外来客”，经常给它浇浇水。

奇怪的是，那个豆荚越长越长，细细的，全然不像黄豆荚的样子，我跟老公提了这事，他说：“花盆里种黄豆，当然不比地里种黄豆，瘦弱是正常的。”我将信将疑，也在想，可能是肥料不够，或是阳光不够，它才长得这般瘦弱。

但又过了几天，女儿嚷嚷起来：“妈妈，你快来看呀！绿豆，是株绿豆！”

我不相信，跑去看。原来女儿好奇，把豆荚一角剥开了，里面露出了圆圆滚滚的绿豆，虽然还未完全成熟，却已经有模有样了。老公也跑来看，啧啧惊叹：“奇怪，怎么会是绿豆？”

我想起有段时间煮过绿豆粥，淘洗后舍不得把水倒掉，便倒进了花盆里，一定是漏掉的几颗绿豆在花盆里生根发芽了。

不几日，豆荚开始完全发黑，绿豆成熟了，挂在花盆边

沿，连小孩子都认识。见此，我和老公都笑了。无论是什么植物，果实会说明一切。

导游记事

## 环保碎碎念

冬涓

我在景区工作十余年，景区之草木山石无不熟悉。

四五月忘忧草山崖烂漫，六月雨季峡谷化为水帘洞府，七八月野茉莉暗吐幽香，九月白鹇觅食山涧，深秋红枫似火点燃半壁山崖，寒冬蜡梅傲雪绽放……情之所系，如数家珍。

然，有人比我更记挂它们。

前日下班前还亭亭玉立在溪边的花草，第二日就被个别摊贩摆放在地摊上售卖，石槲、毛冬青、卷柏、金毛狗蕨等等，无不惨遭毒手，伤口的汁液尚未凝结。

有一次，我带着游客一路向着峡谷深处走去，边走边讲解。走到长叶榧群落前，我习惯地站在固定位置，脸朝向游客，左手往旁边身后指，示意游客看我身后：

长叶榧树常生长在山势陡峭的崖壁或阴坡溪流旁，我身后这棵长叶榧，别看小，专家估测它有两百多岁了。长叶榧是古老的残存树种，对研究植物区系及第四纪冰期气候有重要意义……

游客们不解地看着我和我的身后，面面相觑。

我疑惑地回身，发现原本长在身后的树，只剩下灌木丛中一个被锯得平整、新鲜刺目的树桩，雪藏两百年的年轮袒露在阳光下，像是开膛破肚。

这个画面太刺激，我后跌了几步。

张着嘴想说话，面对游客却突然失声。

若植物亦有灵魂，它们香消玉殒之际，该痛恨利欲熏心的盗卖者，还是自以为喜爱却葬送了它们性命的购买者？

没有买卖就不会有伤害。我要求景区导游在今后的讲解中，务必提醒游客不要在景区购买野生动植物。

我身先士卒，讲解内容一改往日地质科普的高冷范，贴生活近地气。指着开遍山崖的黄花菜，我对游客说，黄花菜又名萱草、金针菜，因为具有安神、助睡眠的功效，又称忘忧草，古代有“萱草忘忧”的说法。但千万别在景区地摊上买，野生的和种植的功效一样。在景区购买，会鼓励人们在景区内偷盗采摘。你们不希望下次再来，再也见不到这些在风中摇曳

的美丽花朵吧？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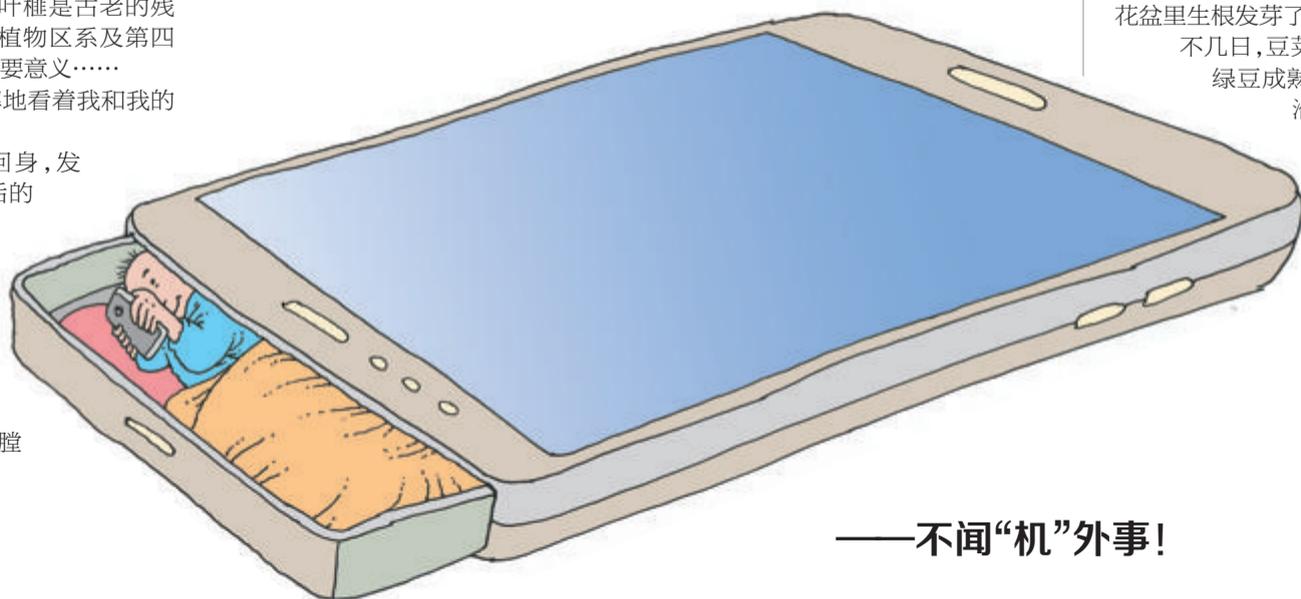
景区道旁有一棵几百年的飞龙掌血藤，全身长满犬牙状刺粒，藤茎约有小儿手臂粗。因为全株入药，这种藤也常被人盗伐，作为中药材出售。

我又开始絮叨：大家千万不要在景区出口购买，防止盗伐是其一，主要是此藤有小毒，得去毒处理，还要蒸煮熬制，麻烦得很；它的治疗功效和风湿膏、清凉油、云南白药喷剂一样，家中预备这些药就可以替代了。

我一直碎碎念。

游客还挺喜欢我这种环保风格的讲解，气氛活泼又热烈。保护好青山绿水，毕竟是每个人的责任。

小牛漫画



——不闻“机”外事！